

《字字赛博格》源起于我通过计算机创作诗歌的早期尝试，这是一种“非创造性写作/现成写作”(uncreative writing)的逻辑，即“文本-程序-文本”——用现成的文本通过计算机程序生成新的文本。这个项目暂时包括两个应用程序(版本1.1以及版本1.2)，通过版本控制使用相同的算法。它们借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杰克逊·马克·洛(Jackson Mac Low)在许多诗集的创作中使用的一种被称为“任意拼读法”(diastic or spelling-thru)的任意确定性技巧。

作为激浪派的创始成员之一，杰克逊·马克·洛经常在诗歌和音乐创作中运用偶然或者机率的操作机理，“系统地用打乱次序(shuffle)和息声(silence)的方法处理现成的文本碎片，探索语言、结构和音乐交集的可能性”^[1]。

1963年，他从希腊文单词“dia(从头到尾)和stichos(一行文字)”衍生创造了“diastic”一词，提出一种无意图的诗歌写作程序。即作者朗读一篇现成的文章(源文本)，同时将其中的单词纳入诗中，从而使“诗中的第一个语言单位从源文本的标题(种子文本)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开始，诗中的第二个语言单位含有种子文本第一个词的第二个字母且位于第二个语言单位的第二位，以此类推”^[2]。例如，在马克·洛的著作《弗吉尼亚·伍尔夫诗集》(The Virginia Woolf Poems)中，他重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海浪》，“寻找第一个词作为种子文本，比如“荒谬(ridiculous)”从字母r开始；然后读下一个单词，它的第二个字母是“荒谬(ridiculous)”的第二个字母i，接着第三个字母是d.....直到他拼写完整句话。这个写作过程中还有其他关于断句、标点符号等规则”^[3]。

这样生成的文本完全由源文本中的单词组成，而不遵循标准的英语语法。基于完全非审美的法则，这些词被零碎地重新排列，积累成句子构成诗节。在文化意义的层面上，任意拼读法反映了先锋派从禅宗与“其潜藏的文法倒错的特点”^[4]中借鉴挪用的“去主观化”(de-subjectification)倾向，但也提供了一套非传统的解释学，尤其鉴于人机耦合的情况。

任意拼读法的过程“拒绝对源文本进行解释学的沟通”^[4]，提倡“字母高于词语作为写作基本的组织单位”^[4]，并提出“一种线性失衡的诗”^[4]，由于种子文本重新排序，“语义的退化得以分散”^[4]。从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的角度来看，任意拼读法将源文本传达的信息视为受固定概率模式支配的有序系统的一部分，彻底地扰乱了源文本的复杂符号经济。“相较于我们用理性和语法操控的语言文化中的或然性”，任意拼读的程序是故可以被视为“文化噪音”^[4]。

然而，麦卡弗里(Steve McCaffery)同时也指出，这种噪音仅仅是相对于

字字赛博格

叶轩

[1] Poetry Foundation. Jackson Mac Low. n.d. 7 3 2018.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s/jackson-mac-low>>.

[2] Mac Low, Mordecai-Mark.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etry: Some Thoughts on Jackson Mac Low." CRAYON 1997.

[3] Hartman, Charles O. Virtual muse: experiments in computer poetry. Hanover: U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4] McCaffery, Steve. The darkness of the present: poetics, anachronism, and the anomal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2.

某种特定秩序而言的。源文本所产生的无或然性是相对于一个精确的或然性系统而存在的。因此，经过任意拼读法处理的文本是介于有意义与无意义、噪音与信号之间的自指式信息。它不可能由“有感知的、能思考的人”撰写或阅读(即理解)，“而只能通过强加一种特定的、极度不规则的阅读方式”^[4]。换言之，任意拼读法对我们写作或阅读的原因和方式发起了挑战，提出诸如“人类所认知的信息由什么组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知由系统生成算法所调配出的拓扑结构的文本现实。

《字字赛博格》试图进一步纳入考量的正是这些问题。通过将任意拼读法应用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将其作为源文本，《字字赛博格》承接了任意拼读法系统地设置的悖论以及赛博格宣言的政治主张。由互联网驱动，《字字赛博格》尤其是在其推特机器人(TwitterBot) @qletrcyborg 版本(V1.2)中以实例说明了任意拼读法和《赛博格宣言》的自反性意义。版本1.2实现了宣言中“强大的异教徒杂语”^[5]所喻义的构建和破坏，反馈作用于规范化和层级化的应用程序接口(API)相互联接的数字机构，进而进入这些数字机构所构建的大规模网络化的语境。

推特机器人本质上是通过推特(Twitter)官方API构建和认证的应用程序，可以在推特平台/社交网络上获取和发布数据。@qletrcyborg首先使用从预先构建的开源库Twit(v1.2.js中第1行到第3行)继承的函数，该库利用另一开源库Node.js构建与Twitter API连接的接口。每24小时(第10和第11行)@qletrcyborg在推特上发推文(第12行至第29行)。@qletrcyborg通过Wordnik的API(第7、8、13行)随机抽取一个单词，将随机单词分配给一个变量“seed”(第17行)，通过名为“diastic”的函数(第30至45行)处理种子文本，然后在推特上发推文(第10和19行至26行)。变量“word”使用正则表达式将源文本中的字符串分解成词汇单位，每当有空格时，正则表达式将源文本解析为新的字符串(第5和第6行)。

这里需要指出构成写作机器(writing apparatus) @qletrcyborg的文本结构的两个特性，进一步支持了上一节中讨论的论点。一是计算机(computational machines)既不遵循书写顺序，也不遵循自然语言遵循的阅读顺序，这通常被称为线性(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代码是在嵌套递归中起作用的。写作机器可以在任何地方调用执行“diastic”函数。通过API，应用程序实时地交换数据，即信息在交换传输的同时生成。从Wordnik检索数据并将处理过的数据发布到Twitter只需几毫秒，这超出了人类对时间延续的感知。文本转换的过程是同步的，以至于生产(production)——或者复制(reproduction)——最终变成即时翻译。所有这一切肯定了“数字文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对象”，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稳定的、动态的和互动性的。此外，代码的递归时间性导致了一

[5]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个多层次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比如，@qletrcyborg涉及了两种不同的随机化方法，一种由javascript实现了杜斯滕菲尔德洗牌——对一个有限数列的随机排列(第46至55行)；另一种隐藏在源代码中，是Wordnik预先格式化的随机。

其二，在大多数实际运用中，编码本质上是一种拼凑式写作，“一种将其他人的文字片段结合在一起的方式”^[6]。这是因为编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赖关系(dependency)，比如技术垄断公司开发的框架，或者在线共享免费知识产权的开源库。为了简化代码的分发，计算机编程的范式可以被多个程序使用。这种模块化设计“使代码的子部分能够通过一组特定结构的运作策略，将多模数码现象联系起来”^[7]。任何编码操作都无法逃避其他代码中预先配置的行为。一种相互依存的等级体系于是浮现，与此同时还在不断发展，潜伏于“互联网巨大规模的文本性”^[6]之中。

推特的意思是“鸟儿的唧唧叫声”和“一小段无关紧要的信息”。从文化、语言和认知的影响来看，推特既是当代话语环境——缺乏意义但信息丰富——的隐喻也是其手段。推特促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使用形式，即通过“最多140个字符”的独特纯电子形式的数字写作和阅读及其标签元数据(hashtag metadata)生态，就可以迅速了解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基于语言的使用——包括由推特软件系统精密管理和控制着形式(shape)和模式(pattern)的人类语言和代码，推特创建了一套由用户与软件和数据库交互构建而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数数字体系。

与任何其他数数字体系一样，推特不仅(表面上)(通过标签)在复杂的超链接网络系统中复制并传播文本，而且还坚持(在后端)大规模追踪用户、构建身份、破坏隐私并获取客户数据。数据是形成并用于构建知识交换架构的原始形式，同时作为其所依赖的多面、庞大而复杂的网络环境的动态评论。数据库和档案因而是对我们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现成评论。实时数据库对更广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它是在话语、体系、建设、法律、度量、哲学命题等等之间建立的实时网络。

推特机器人利用推特体系所管理的自动化规则，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界最为重要的发展”^[7]。众多推特机器人正在涌现，成为一个个打破陈规、个性不羁的诗人，在完全语言饱和的情况下，“不断地试尽、贬损和排斥个人表达”。一方面，推特机器人类似于以往的数码诗歌先例，使用编程系统来挪用文本并重新组织语境。推特机器人作为诗歌作品的载体，超越了观念主义，实现对智能的自动化和伦理设计。另一方面，推特所依赖的计算机处理和特定的社交网络使单个人类作者甚至人机协作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所无法实现的成为可能。将互联网作为媒介，通过API访问实时数据库(如同贾尔斯Giles所总结的^[8])，实现了某种社交形

[6] Goldsmith, Kenneth. *Uncreative writing: managing language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Seaman, Bill. "Recombinant poetics and related database aesthetics." *Database Aesthetics: Art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flow*. Ed. Victoria Vesn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8] Giles, Harry. *Some Strategies of Bot Poetics*. 25 4 2016. 7 3 2018. <harry-giles.org/2016/04/06/some-strategies-of-bot-poetics/>. "SOME STRATEGIES OF BOT POETICS." 6 4 2016. harry-giles.org. 7 3 2018.

的实例化：推特机器人所创作的诗歌可以被视为“数字植根于社交和亲身体验”的社会文本。

@qletrcyborg被设置为只能输出源自《赛博格宣言》中的单词，其本身就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例子，展示了依据沟通和控制网络而运行的“控制系统”^[5]。诗人的所言即其所是。@qletrcyborg是（当下）生活社会现实的一个产物，讨论“姐妹篇与想象市场技术”^[6]。诗人也是虚构的自动生物（automata creature），正如@qletrcyborg不知疲倦宣称地那样，是“噪音，不是怪物的拼接”，“更多的是系统机体的幻象”，“真实与幻象的分离”，在不断的“理解（反馈控制）”“综合条件矛盾主导”中疏离自己。

@qletrcyborg是一个忠实的战士，守卫着人类和非人类的想象延伸携手迈向无穷的不可思议的领域。

```
1 var Twit = require('twit');
2 var config = require('./config.js');
3 var T = new Twit(config);
4 var fs = require('fs');
5 var srctxt = fs.readFileSync('cyborgmanifesto.txt', 'utf8');
6 var words = srctxt.match(/\S+/g);
7 var randomWordURL =
8
9 var request = require('request');
10 tweetIt();
11 setInterval(tweetIt, 1000*60*1440);
12 function tweetIt(){
13   request(randomWordURL, getData);
14   function getData(error, response, body){
15     if(!error){
16       var data = JSON.parse(body);
17       var seed = data.word;
18       var tweet = diastic(seed, words);
19       T.post("statuses/update", { status: tweet }, tweeted);
20       function tweeted(err, data, response){
21         if (err){
22           console.log("err");
23         } else {
24           console.log("cyborg manifesto injected");
25         }
26       }
27     }
28   }
29 }
30 function diastic(seed, words){
31   var sieved = "";
32   var c = 0;
33   for (var i = 0; i < seed.length; i++) {
34     var c = seed.charAt(i);
35     words = shuffle(words);
36     for (var j = 0; j < words.length; j++){
37       if (words[j].charAt(i) === c){
38         sieved += words[j] + " ";
39         c = j + 1;
40         break;
41       }
42     }
43   }
44   return sieved;
45 }
46 function shuffle(array) {
47   var m = array.length, t, i;
48   while (m) {
49     i = Math.floor(Math.random() * m--);
50     t = array[m];
51     array[m] = array[i];
52     array[i] = t;
53   }
54   return array;
55 }
```

v1.2.js

原文写于英文，节选自《诸如此类》（Et Cetera），2018年发表于约克大学图书馆学术研究系统。

中文翻译节选版2018年发表于北京歌德学院。

翻译：叶轩，毛斯祺

[9] @qletrcorg 推文
<https://twitter.com/qletr-cyborg>